

湘西

情

匪

杨飞◎著

湘西的风情神秘浪漫
湘西的土匪智慧勇敢
湘西的女人风月无边

作家出版社

湘西情匪

杨飞◎著

湘西的风情神秘浪漫
湘西的土匪智慧勇敢
湘西的女人风月无边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西情匪/杨飞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4
ISBN 7-5063-3246-9

I. 湘…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6773 号

湘西情匪

作者: 杨 飞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70 千

印张: 14.7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246-9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神秘浪漫的湘西情匪（序）

贺绍俊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飞出版过《内参记者》、《风月美人湾》两部畅销长篇小说。读他的《湘西情匪》，头脑里一遍遍掠过武侠小说的印象。武侠小说一直很流行，而且老少咸宜。武侠小说在中国说得上是源远流长，最早恐怕要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游侠列传》。今天，武侠小说几乎都成了书店长盛不衰的主打菜，提起金庸、梁羽生、古龙，许多读者都是耳熟能详。《湘西情匪》固然不是武侠小说，但它又与武侠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事实上，在中国文学传统的海洋中，的确还有另外一种小说类型，可以说是与武侠小说并驾齐驱的，这种类型被古人称之为“英雄传奇”，而“英雄传奇”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水浒传》。“英雄传奇”中的主要角色基本上都是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盗匪。无论是侠还是匪，人们乐于在文学中看到他们的风采。古今中外亦然。粗略地对应一下，中国有武侠小说，西方有骑士文学；中国有英雄传奇，西方有海盗小说。侠与匪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崇尚武

力的，并以武力反抗现存秩序；二者都推重江湖义气，大有替天行道之势。我想，武侠小说也好，英雄传奇也好，一定能给读者带来某种特殊的“快意”，所以尽管高雅文坛长年对它们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这种小说类型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人们谈得更多的是武侠小说，英雄传奇似乎走向式微。而在历史上英雄传奇一度比武侠小说更为红火，最初武侠小说还没有独立的资格，不过是归入到传奇一类里面。至于匪盗为什么没有像侠客那样成为大红大紫的明星，这其实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学研究文章，我们姑且不论。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以匪盗为角色的小说创作，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空间，杨飞的《湘西情匪》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读《湘西情匪》获得的快意，决不亚于读一部上乘的武侠小说。

匪盗，分明是一个贬义词；于是人们就想出一个壮丽十足的词语来称谓他们：绿林好汉。既然是绿林好汉，他们在小说中就得担当起这么壮丽的称号，所以凡是以匪盗为主角的小说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些情节模式：杀富济贫，伸张正义；同情弱者，打抱不平。《湘西情匪》同样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的。作者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憎立场，一方是当地的豪富圣忠义一家，一方是穷困缠身的二保、小亮、小明。故事冲突基本上是建立在贫富不均的基础之上的。就像二保在小说中所唱的山歌一样：“菜籽碾碎是为油，百姓受欺因为穷，穷是因为没有地，想打恶狗无石头。”“蛤蟆向前先伸腿，这个世道不公平。天上雷公要能买，买个雷公打不平。”贫富不均，是一个社会公正程度的标尺，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马克思的阶级论揭示出贫富不均的实质，今天的社会现实仍充分证明马克思的阶级论是一个闪耀着真理光辉的伟大理论。不可否认，我们曾将阶级论推演到极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给全社会、全民族带来政治的灾难。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借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给当下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开脱，有的人则响亮地为富人大唱赞歌。如果是政治官员或者是经济

学家持这样的立场倒也无所谓，但如果作为一名代表着社会良心的作家也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实在是有点悖于作家这个称号。我特别要肯定《湘西情匪》对贫富不均所表现出的鲜明的爱憎立场，这种鲜明的爱憎立场也许对于人物塑造来说会带来简单化的不足，但我以为，这也是畅销书的特点，畅销书的人物宁肯简单化一些，类型化一些，但作者的思想倾向一定要鲜明。

小亮是小说精心打造的形象，他一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小亮既是一个绿林好汉，也带有侠客的特征。陈平原先生在其《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谈到了绿林好汉与侠客的区别。绿林好汉都是占山为王，形成组织化的军事集团，而侠客则基本上是独立的个体，特立独行，浪迹天涯。这就赋予了小亮更为潇洒的英雄本色，他最后的死去也有了更为浪漫的色彩。这恰是湘西土匪的特点。湘西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不仅因为那里有奇山异水，那里有独特的民俗风情，而且还因为那里曾经出过大量的土匪。过去我们由于政治的需要，把土匪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土匪与人民百姓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湘西，我们就能听到许多关于土匪的美丽传说。杨飞在《湘西情匪》中也充分表现出这个题材的人民性。

湘西的土匪传说应该是很重要的文学资源。江湖侠客曾造就出金庸、梁羽生等一批文学大家，绿林好汉为什么就不能造就出自己的文学大家呢？杨飞就是湘西人，这位九岁就有盗马贼般骑术的湘西汉子，透着一股豪爽劲，说不定他就是绿林好汉打造出来的文学才子哩。我倒希望杨飞能在这个题材上继续耕耘下去。

湘西情匪

作者简介



杨飞，新华社资深记者，湖南石门人，军人出身，大学文化，多年分管文化艺术报道，工作就是与作家、画家、文化名流打交道。1970年夏秋，雄伟壮丽的黄河壶口瀑布在险些被炸的紧要关头，杨飞说：“壶口瀑布是大自然送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怎么可以把她炸毁了？！”一句话，挽救了黄河壶口瀑布的命运。1974年首拍黄山《送客松》、1976年庐山《五老松》。1980年初春，偶然一脚踏入张家界，跋山涉水一百多天，用3百多张照片，3万多文字，把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张家界告诉世界。1984年出版画册《在西双版纳的土地上》。1999年、2001年先后出版《内参记者》、《风月美人湾》两部畅销长篇小说。喜欢音乐，酷爱骑马，骑没有鞍子的敞马，9岁就有盗马贼般的骑术。

杨飞



第一章

林若文与圣忠义订婚了。六架抬盒抬去聘礼，圣忠义自己亲自压阵，气派得很！林圣两家对这门亲事都很满意，但两个订婚当事人却深感遗憾。因为他俩谁都没见过谁，谁都不了解谁。在湖南湘西，订婚当事人是不见面的。双方见第一眼应该是在洞房里。即使是自小相识，青梅竹马，一旦订了婚，从此，女方也必须躲着男方的眼睛。圣忠义心里都伸出手来想见一眼林若文，他怕自己将来娶个拿不出手的丑老婆。从此，圣忠义心里悬着一块巨石。

冬月初八的午夜，在石门，却发生了一个奇迹。

人们都说同床异梦，家住仙阳的圣忠义与家住渡水的林若文，这夜却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梦：两个人见面了！若文醒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忠义带着绸缎和一坛子酒来她家，并与她在屋后搂在一起，忠义还不老实；忠义觉得昨晚的梦跟真的一样，不像是夜里而是像白天。忠义醒来还想：她父母亲都在家，而且家里有那么打嫁妆的匠人，即使我们真的见了，能单独在竹林里……忠义辗转难眠，激动不已！

仙阳和渡水，是石门大山中，紧紧相连而又隔一道小小山梁的平原，是石门两块最肥沃的土地，尤其是仙阳平原，多远的人，都知道那是石门肥得流油的地方。不知自何时起，人们开始有金仙阳银渡水之称。的确，仙阳和渡水是湖南的鱼米之乡。据说在春秋战



国时期两地并不叫仙阳和渡水，而是叫上坪下坪。但上坪和下坪的人总无事生非。资料记载，每年两地百姓因械斗死伤无数，从来就没有和睦相处的时候。生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交界处山脚下那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此河如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既无知，又喜怒无常。雨水丰厚的年份，放排，行船，是石门北部的交通大动脉；每当枯水之年，山里雨水贵如油，河底朝天水断流，上坪下坪争水浇田保丰收，这个时候，有权有势的地主恶霸和贪官就鼓动老百姓为他们卖命。有一年，并不是因为水，而是上坪下坪之间山梁上那棵千年古樟，引发了上坪与下坪之间一场恶战！

上坪与下坪相隔的那道山梁叫望羊山。山梁并不大，中间却长着一棵千年古樟树。古樟好像父母对儿女偏心，它并不公正地长在上坪与下坪的分界线上，却偏偏要长在偏向上坪两米的位置，但它的根却全部伸到下坪那边吸取营养。古樟也好像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失公正，就表面上做出姿态给下坪人看，把身子的一半倾斜在下坪那边，给人的印象，它很亲近下坪，很爱下坪人，让下坪的人高兴！古樟的假象，的确迷惑了下坪人，下坪人也的确暗暗自喜！他们认为，下坪的风水往后会越来越越好，古樟都愿意朝我们下坪这边长！生机勃勃的大古樟，在上坪人心目中，祖宗地位如铜墙铁壁，不可动摇！古樟越往下坪那边长，上坪人，尤其上坪那些紧靠望羊山的大财主、官僚恶势力，认为那是老祖宗示意，叫他们把下坪给弄过来！古樟的地位，在上坪人的心目中，更加有了质的变化。上坪人不仅头痛脑热，孩子发烧，到此拜神求水治病，就连猪狗牛羊鸡瘟，也在此烧香求佛保佑。古樟下成了香火盛地。久而久之，下坪人也仿效上坪人到此烧香，但下坪总不如上坪那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即使那些财主恶势力，欺诈百姓，都不如上坪那么得心应手。突然有一天，下坪头号大地主刘文龙的管家伍本支，发现古樟的影子像只大母鸡！头朝下坪，屁股在上坪。伍本支赶紧将这个重大发现告诉自己的主子。刘文龙听了大吃一惊！第二天，他



第一章

带家丁赶到望羊山，果然如伍本支所说，古樟的影子酷似一只大母鸡，而且倒在下坪金灿灿的稻谷上！鸡头在吃稻谷，屁股在上坪。刘文龙用手指着樟树说：“这该死的樟树成精了！怪不得我们下坪不如上坪，都是这樟树精作的怪！它吃我们下坪，却给上坪下蛋！”刘文龙和家丁们围着古樟树一通乱转，一通乱骂！最后，他指着千年古樟声嘶力竭地对家丁们吼：“娘卖！找个黑天，给老子把这半边砍掉！”

三天后，一个无月无星之夜，突然风雨大作，刘文龙指使管家伍本支带十二个家丁，将古樟斜在下坪的半个身子砍个精光！第二天清晨，上坪一家财主添丁了，到望羊山烧香，发现古樟被砍，赶紧跑回去报信，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上坪集结万人，与下坪拼命。整整打了两日一夜，双方动了刀枪。结果，上坪死伤七百，下坪死伤八百。据传，而今成语七上八下就由此而来。上坪与下坪死尸遍地，还没来得及掩埋，夜里，一位拄拐的白胡子老公公，给上坪和下坪的主事者们同时托了个梦。老者对他们说：“你们上坪和下坪原本是亲兄弟俩，可你们不和！自即日起，解除你们的血缘关系，从此，你们是不同的姓氏的男和女。明日起，上坪人姓圣，下坪人姓林。你们虽有上下，但不分上下，是平等的邻居。明日五更，你们林圣两姓各派本族头人上后山，在后山寻找祖宗留给你们的宝物。”

第二天，鸡刚叫头遍，上坪下坪的主事者们，分别集在一起商量寻找宝物的事。商量好了，主事者们亲自带人上山。午时，太阳正在头顶上，上坪寻找宝物的人既饿又渴，个个精疲力尽，特别是那些所谓头面人物，更是已经累得像死猪一般！他们要死不活正准备离去，突然有人喊：“宝物会不会是那个东西？”大家赶紧回头望，并一齐奔向那根如参天大树一般的紫红色石柱，大家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都迷惑不解，谁都不知这宝物是何物，又有何用。过了好一会，有人说这宝物是根撑船的竹篙；有人说哪有那么粗的



竹篙？倒像是一根修房屋的柱头。还有人说那是一根大吹火筒！其中一位中年人眯着眼看了半天，如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说：“依我看，那是男人传宗接代的玩艺儿！”他怕别人不信，将裤子往下一扯，把自己的那玩意儿拿出来弄得梆梆硬，再朝地下一躺，问：“你们看，是不是跟我的这家伙一样？”大家真的低头看看他的裤裆，又仰脸认真观看那根紫红色的石柱，接着，六七个人又手拉手抱量石柱的粗细。最后，大家又反反复复、仔仔细细看了许久，所有在场的人全惊讶了！众口一词：“一样，一样！太像了！就是那个玩艺儿！可是，这家伙那么大，天下又有哪个女人能配得上？”

下坪人找得比上坪人更苦。但也终于找到了。他们找到的不是巨大的石柱，而是顺山势而立的一块巨石。巨石的下方有个女人生孩子的东西。与真人身上的一模一样！那巨石就如那里坐着一个赤裸下身的女人，有意劈开大腿露出阴部。下坪的人还都好奇地用手摸摸，结果，你猜怎么着？湿乎乎的还有水！八九个人没有一个对此产生怀疑。他们与上坪人一样感叹并困惑：“老祖宗到底什么意思？留点什么不好，偏留这么大个家伙，谁能用得着？！我看当渡船还差不多！”第二天，上坪和下坪都分别召集有文化的长者研究，讨论，找资料，但毫无结果。从那时候起，上坪人自己把上坪改为仙阳坪，简称仙阳。给石柱起名阳石。下坪人自己把下坪改为渡水坪，简称渡水。他们把像女人身上秘密之地的那块石头起名阴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仙阳读书人多，经商者多，财主恶人也多。而渡水多出美女，但靠近后山的美女们多布袋子奶，民间又称叉口奶。从此，仙阳和渡水动武少了，但仇恨并没有消除，大小磨擦仍然不断。那些闲不住嘴，脑筋又灵活的人开始编些顺口溜，有意损坏对方的形象。渡水人先编仙阳的顺口溜：

仙阳佬仙阳佬
家伙大得不得了



多大的裤裆装不下
铁打的女人受不了
你问到底有多长
腰里围三转
还有一节撑渡船

顺口溜传到仙阳人的耳朵里，仙阳人立马急了！他们连夜组织一些文化不高，但能说会道，平日会骂人又会讲下流话的人，编一些伤损下坪人的顺口溜。上坪果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些家伙张口就来：

渡水女人骚
渡水姑娘破
那个东西我弄过
又大又深像条河
你问到底有多大
能吞排，可舂米
热天水牛可卧水
屁股大，叉口奶
孩子背在背后能吃奶

仙阳还真有些痞才！他们还给渡水多编了两句，而且联系实际，竟然还敢胡说他们弄过！

但不知何时，仙阳坪后山那个男人的宝贝，和渡水后山女人的那个东西，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仙阳渡水的后代们，四处寻找，但杳无踪影。他们又托人四处打探，重金悬赏。时隔两千年，仙阳渡水人突然听人说，当初他们的宝物是被一帮湖北佬盗走的，准备高价卖给外国人，不料，出湖南刚运到广东境内，那帮盗贼染上症



疾，不治而亡！后来又听人说石门仙阳和渡水古时候丢失的宝物，终于在广东韶关丹霞山被人发现。仙阳渡水的后人得到这个喜讯，特派代表赶往祭拜，可喜的是，宝物不仅毫发未损，风采依旧，而且更显勃勃生机！几千年过去，至今，在仙阳渡水的后人中，只要一提起湖北人，他们就恨得牙根都发痒！免不了骂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多少年来，仙阳渡水两地的人很少往来，不通婚。林圣两家结亲，是仙阳和渡水历史上的第一次，开了仙阳和渡水公开往来之先河。林圣两家，分别都是仙阳和渡水的头号恶霸财主。此举，不仅在当地，而且在整个湘西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林圣两家联姻结盟，实际上是双方为了串通一气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难道林圣两家就不怕误了儿女们的幸福吗？一个是“腰里围三转，还留一节撑渡船”；一个是“能吞排，可舂米，热天水牛能卧水”。其实，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互相骂人而已。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恐怕早就破解了这个千古之谜。千百年前，仙阳渡水的人也应该清楚，无论什么地方男人女人，那东西都只会有极小的差异。否则，那不是怪物了吗？圣忠义和林若文自订亲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确为此事而忐忑不安，心神不定。仙阳和渡水的这些传说，在老百姓心目中就像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挥之不去。像若文忠义那样年龄的人，能不将信将疑吗？何况他俩又没见过面，连对方的长相如何也一无所知，自然更增加了一份神秘。

若文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了，起床后，父亲对她说：“今天我跟你妈进城。”若文心里一喜！她听到屋后竹林里喜鹊在叫。若文打开侧后门，给喜鹊一张心花怒放的脸，还故意敞着门，听鸟儿们放歌。若文抓紧时间梳洗打扮，她心里想：夜里的那个梦，一定是上天的通知。若文相信忠义也一定接到了这个通知。

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忠义起床后马上找父亲，说：“爹，今日我想去林伯伯家。”



“怎么？不相信你爹娘，放心不下若文的长相，想去偷看人家？你尽管大胆放心，若文跟你是天生的一对！”

忠义只字没提昨日夜里的梦，他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脸不红心不跳地撒了个小谎，说“林伯家读书的二哥回来了，昨日捎信来想见我。”

“那就去吧。”忠义的父亲圣步堂转脸对小长工喊：“二保，你跟三少爷去趟渡水，找管家取两匹缎子，一坛子酒。中午赶回来！”

二保正准备去挑水，听了老爷的吩咐，急忙放下水桶，到管家那儿领了礼物，陪忠义一起上路，没想到担子刚上肩，二保便感觉草鞋扎脚，便蹲下身子一摸，草鞋底子上夹了一个石头子儿。忠义见若文心切，对二保的磨磨蹭蹭不满，用眼睛瞪着二保说：“你真他妈的穷鬼命！懒牛懒马屎尿多，一点都不假！”

二保忍住气，偷偷用愤怒的目光瞪了忠义一眼。出门不远，圣忠义就急着要先走，说：“二保，你挑着酒莫急，我在前边先走。”老人们都说梦是反的，忠义不知他昨日的梦是正的还是反的，他想尽快得到验证。

“少爷，我尽量走快些，还是一块儿走吧？”

“你挑着酒坛子，怎么走得快？”

“又不是相亲，急么子！”二保不悦，大着胆子说。

“你怎么知道老子不是相亲？”圣忠义恶狠狠地说。

二保跟忠义一样大，今年也虚岁十八。就因为他家穷，无田无地，十岁就来到圣家当长工还债。二保聪明，手脚勤快，而且特别善良。他累死累活丝毫没有怨言，但他最容不得别人不把他当人看！二保让少爷一起走是好心，没有坏意，少爷却那样，他心里很不服气！说：“林家也是大户人家，他们家想必也有规矩！”

忠义更火了，瞪着一双牛眼，说：“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你算什么东西？有你跟我说话的份儿吗？！”

二保不再说话了。他挑着酒和绸缎有意放慢了脚步，与快步如



飞的少爷拉开距离。

圣忠义来到望羊山，他绕到千年古樟遗址旁的土地庙前，双手一合，闭着眼睛，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说：“土地公公，土地婆婆，今日一定要保佑忠义见到媳妇儿！回来我给您们烧香！”

“我保佑你！烧香的事不准扯谎！扯了谎我就找你算账！”突然，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在后面说起话来。

圣忠义撒腿就跑，魂都吓掉了！边跑心里还想：土地公公土地婆婆，不就一个石头屋里的两个木头做的人吗？今日真是撞到鬼了！它们怎么会开口讲话了？跑了很远，他还在问自己：“土地公公真的显灵了？”

其实那是人，不是鬼。是石老霸赵家的两个调皮鬼！一个叫小明，一个叫小亮。兄弟俩昨日在姨娘家吃了肥肉喝了凉水，肚子坏了拉稀。完了事，刚提裤子，听见前面有人求神，两个调皮鬼装神顺口便答。

二保到了望羊山，他却没走千年古樟遗址，而是绕了一个小弯，在一股泉水旁的平地上放下担子，坐在一块石头上哼山歌：

想想想来默默默
穷人日子没法过
团鱼背上遭牛踩
心里忍出一团血
穷人不忍没出路
不能鸡蛋撞石头
恶人哪天恶到头

二保唱完了，用补丁叠补丁的衣服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接着把鼻子挨在酒坛子上闻了闻，又低着嗓子哼：



菜籽碾碎是为油
百姓受欺因为穷
穷是因为没有地
想打恶狗无石头

老爷叫二保中午一定赶回来。老财主真不把穷人当人！来回一百多里，可日头偏西二保才赶到渡水林家。圣忠义没走旱路，他一过望羊就搭人家的下水船，比二保应该早到两个时辰。二保把酒和绸缎挑进了林家堂屋，他准备放下担子就往回赶，但却找不到林家人和圣家少爷。二保在林家院子里喊，无人应声。二保急了，心里想：“少爷不是搭的下水船吗？难道比我挑担子的还走得慢？”二保走进一个旁门，另外一个院子里有十几个木匠师傅在打嫁妆，二保问：

“师傅，这家主人去哪里啦？”

“老爷跟太太去县城了，二太太和小姐在后院。”

“二太太，林家小姐！”二保喊了半天，就是没人答应。二太太就住西院儿，本来早就听到了，但她不敢答应！此时，她和乡公所邓乡长在床上，紧锣密鼓，翻江倒海！正是在演“二人转”的节骨眼儿上。当他们演完了戏，两个人都筋疲力尽之后，邓乡长已经像条死狗了！但他仍然将二太太用力搂在怀里不准她动，说：“别出声，管他哪个喊，反正老东西回不来，天塌下来有我！”

“万一那老鬼耍滑头，中途返回来那我就惨了！”

“你放心，今天是县大队长娶三姨太太，没三天老东西回不来。”

原先，二太太心里始终有一丝紧张，即使在最美妙的那一刻，她心中仍然有一些惧怕，现在听邓乡长这么一说，二太太彻底放松了。她撒娇地把脸在邓乡长的胸前拱来拱去，用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长长的指甲，轻轻地掐邓乡长光着的大腿，娇嗔地说：“就你胆



大!”

“我的心肝儿！你的身子这么好，就是死了我都心甘情愿。”

二太太拧了一把邓乡长的大腿，撒娇说：“你尽说些好听的！我的身子哪嘛好了？”

邓乡长假装想了想，说：“你的身子比雁池的无核儿桔子都好！”

“你真讨厌！我的身子又不是吃的东西，怎么跟桔子比呀？”

“我是说你的身子最好的意思。”说完了，邓乡长乱摸二太太的痒痒肉，问：“我要你告诉我，今日……？”

二太太满床乱滚，说：“我说！我说……”

邓乡长住手了，二太太滚完了，也笑完了，她把手往邓乡长的大腿上一放，又说：“你的外表文质彬彬，还真看不出来你有那么好的功夫！以后我要你经常来！”

“离不开我了吧？宝贝，以后见面就不方便了。”

“怎么，你害怕老东西知道？”

“我怕他？谁叫他自己没能耐？是我调县衙门了。”

“高升了是不是？”

“就算是吧！”

二太太一听有点失望，假装不高兴，说：“你这个该死的！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以后你叫我怎么办？”

“让老东西学呀！”

二太太拧邓乡长一把，说：“你这个剃八块的！那是说学就学得来的事吗？”

“……”

二保喊林家小姐，林若文跟忠义是真的一点儿都没听见。

林若文是个美女，身材极标致，性格既文雅又外向，她不仅会琴棋书画，而且跟一个武术教练学了几手好功夫。当她第一眼看到一个英俊小伙子，从前院朝堂屋这边走来时，若文的脸一下就红